

择天记

猫腻

／著

第二卷

恰同学少年

没有命运，只有选择

猫腻

著

择天记

第一卷
恰同学少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择天记. 第一卷, 恰同学少年/猫腻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ISBN 978-7-02-012723-8

I. ①择… II. ①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68681 号

责任编辑 胡玉萍
涂俊杰
责任校对 杨益民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516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印 张 15.875 插页 3
印 数 1-40000
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723-8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序 / 下山

世界是相对的。

中土大陆隔着海洋与大西洲遥遥相对。东方地势较高，那里的天空似乎也高了起来，云雾从海上、陆地上升腾而起，不停向着那处飘去，最终汇聚在一起，终年不散。

这里便是云墓——世间所有云的坟墓。

云墓最深处隐隐有一座孤峰，峰顶直入虚空，不知通向何处。

传说中，世界由五个大陆组成，每个大陆都有不同的风景，只有那些进入神圣领域的强大生命，才能看到所有的风景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传说只是传说，他们不知道其余的大陆在哪里，不知道怎么去，也不知道云墓里那座孤峰便是通往其他大陆的通道。

自然，也没有谁见过云端之上的风景。在这里，平静的云层像白色的丝绵向着四面八方蔓延，似乎没有尽头，上方的虚空镜面后是无尽的黑色深渊，里面有无数颗星辰。

忽然间，有两颗星星亮了起来，越来越明亮，原来是在向着镜面高速靠近。那两颗星星来到镜面的前面，才能看清楚，原来是两团神圣洁白的火焰。

隔绝真实世界与夜空之间的镜面上出现蛛网般的裂缝，继而瞬间修复。那两团神圣的火焰，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出现在镜面这边的真实世界里，淡薄的空气，被灼烧得不停波动变形——那不是神火，而是它的眼睛。

整个世界，因为巨大的降临而不安，光线不停折射，云面上出现一道如山般的阴影，空间开始撑拱变形，似乎可能被挤裂。

一条黄金巨龙，出现在虚空与云层之间。



远方那轮红日，被它巨大的身躯遮蔽，云层上方数万公里的世界，因此黯淡起来。四周的气温急剧地下降，云中开始有霜结晶，反射着无数缕光线，变成怪异的闪烁的水晶镜面一般。天地因之变色，这便是顶级生命的威严。

黄金巨龙俯瞰着这个世界，眼神漠然。云端上的风景，它看过很多次。

黄金巨龙向着天边那座孤峰飞去，将要触顶的时候，巨大的龙躯，向云雾深处沉入，就此湮没不见。无尽的雾气被它巨大的身躯破开，孤峰崖间乱石嶙峋，陡峭至极，没有植物，连苔藓都没有，死寂一片，就像是坟墓。

就这样向雾深处飞行，经过漫长的日夜，不知飞了多远，却始终还在雾中。没有遇到任何生物，只是看到崖间出现了青苔，云雾也比最上方要浓厚了很多。或许是自我挤压的原因，云雾里开始形成很多结晶，那便是水滴，于是空气也湿润了起来。

黄金巨龙对这些变化没有任何兴趣，继续向着下方飞行。孤峰里的植物越来越多，云雾越来越湿，水滴落在崖上，渐渐变成无数道青叶粗细的水流。无数道细细的水流，在崖间汨汨流淌着，落入雾里。

黄金巨龙看着孤峰间的万涓细流，眼瞳里的神情也变得凝重了很多，两团神火愈发幽然——这里是所有云的坟墓，也是所有水的源头。无数道水流，从孤峰间落下，它只看其中一道。

黄金巨龙在雾中，随着那道溪水默默下飞，经历无数日夜，似将永无止境地重复，然而就在某个时刻，它面前的雾散了。

云雾之前，是地面。

云雾的下缘很平滑，完全依着地面的起伏，完美地保持云雾与地表之间五尺的距离，刚好是一个人类的高度，这似乎来自造物主的设计。地表与云雾之间五尺的空间，通向遥远的地方，远处隐隐有光线，却看不到太阳；地表上，有无数道溪流。

雾气在巨大的龙首前消散，露出地面以及那条小溪。

溪水来自孤峰里的湿露，清澈平静冷冽，溪水里漂着一个木盆，盆里有几层麻布，麻布上有个婴儿——婴儿脸色发青，闭着眼睛，显然刚出生不久。

溪上的雾像花一般绽放，开出无数朵花瓣，拥挤、涌动、破散、嗤嗤作响，一颗比宫殿还要巨大的黄金龙头，缓缓探出云雾，来到溪面上。

溪面与雾之间的五尺距离，对它来说很窄——黄金巨龙的身躯隐藏在雾里，



龙首也有部分隐藏在雾里，显得愈发威严、神秘、恐怖。

黄金巨龙静静地看着溪面。

木盆还在溪水微微起伏。渺小的木盆中，是被抛弃的、闭着眼睛的、脸色发青的新生婴儿。

雾渐流散，一切回复宁静。然而，宁静只是暂时的。雾气深处，直到孤峰附近，几乎在同一时刻，响起无数凌厉、恐慌的啸声与号叫。

本以为静寂无生命的世界里，原来隐藏着那么多飞禽走兽，雾中到处是扑扇翅膀的声音，独角兽慌不择路撞断万年巨树的声音，甚至还有一声极清亮的凤鸣。

一道神念形成的无形火线，从溪畔向着天际蔓延而去，湿漉的草地，顿时变得干燥无比，甚至就连溪里的水草，边缘都蜷缩了起来。

黄金巨龙瞳孔里依然没有什么变化，高贵，漠然，君临天下。云雾下方世界万兽奔逃，它不在意，即便是那只雏凤，它也不在意。它只盯着眼前这条小溪，盯着溪上的木盆。孤峰落下数十万道溪流，它只盯着这道溪；时隔三万年，它再次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盆中这个婴儿，怎能挪开目光？

一根很细的光丝缓缓落下，那根光丝外表是金色的，里面则是神圣的洁白，仿佛能够自行发光。光丝前端极细，后段渐粗，直至如婴儿臂一般。表面极为光滑完美，尤其是从深处透出的光泽，更添美丽。

这道光丝的材料如金似玉，给人的感觉应该很沉重，实际上却很轻。随着溪面上的微风不停摇摆，仿佛在舞蹈，想要轻触那只木盆，却又瞬间收回。

那是黄金巨龙的龙须。

此时，黄金巨龙瞳孔里的神火，已经变得不再那般永恒稳定，漠然已经被思索代替，似乎在犹豫着什么。两道龙须的前端，像轻柔的手指，在溪上木盆的边沿轻轻触碰，似在抚摸，实际上却并未真的接触。

这条黄金巨龙已经度过了极为漫长的岁月，拥有难以想象的智慧，然而此时那只木盆，却似乎是它无法解开的难题——它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复杂，有渴望、也有警惕、犹豫，最后变成了挣扎。也许是无意的，也许是有意，小溪上方的风势微变，那根本应擦着木盆边沿掠过的龙须轻轻一颤，终于真正地接触到了木盆，甚至在盆中婴儿的耳边擦过！



就是这样轻轻的接触，便产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——黄金巨龙眼瞳深处的两颗神火，轰的一声散开，变成万千星辰，那片星辰海洋里，赤裸裸地流露出冷酷而贪婪的欲望！

那种欲望，是赞美，是动容。是对生命的赞美，是因为生命而动容。是生命最原始的渴望。

黄金巨龙看着溪上的木盆，张开了嘴，龙息如碎玉般倾泻而出。

盆里的婴儿依然闭着眼睛，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

溪水被阴影笼罩，龙息落在木盆的四周。下一刻，木盆及盆里的婴儿，便会成为黄金巨龙的食物。就在此时，一只手落在木盆边缘，把木盆向溪畔拉去！那是一只满是伤疤的手，有些瘦弱，很小。哗哗水声里，溪水荡破，那只手拉着木盆，拼命地向溪畔跑去。这是一个三四岁的小道童。

小道童把木盆拉到溪畔，藏在岸石和自己的身体之间，然后转身，抽出腰间的剑，望向溪面上那颗恐怖而巨大的黄金龙首。

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小道童。他瞎了一只眼睛，缺了一只耳朵，先前在溪里拼命奔跑时，看得出来腿也有些跛，再看那空荡荡的袖管，似乎连手也只剩一只。

难怪他只能把木盆藏到身后，才能拔出剑来。

看着溪面上的巨大龙首，小道童脸色苍白，牙齿咯咯作响，不是被冰寒溪水冻的，而是因为心中的恐惧。

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真正的龙。他其实不知道龙是什么，只知道害怕，但却没有逃走。他拿着那把单薄的木剑，把盆严严实实地挡在身后。

黄金巨龙神情漠然地看着小道童，只有同样晋入神圣领域的超级强者，才能看出它眼瞳最深处的愤怒与冷酷。

小道童喊着什么，脸色苍白，恐惧异常，却没有松开手中的剑。黄金巨龙愤怒起来，龙息笼罩了小溪两岸，死亡即将到来。小道童手里的木剑落到水中，他转身把木盆抱进怀里。黄金巨龙身上的鳞片与雾气摩擦，溅起无数天火，溪水开始燃烧。

便在这时，一位中年道人出现在溪畔。中年道人看着溪面上的黄金巨龙，神情宁静。溪面上的天火，忽然间熄了。

黄金巨龙看着那位中年道人，发出一声龙吟。龙吟极为悠长，仿佛永远不会停歇，那是极复杂的音节，听着就像是最复杂的乐曲，又像是自然界最恐怖



的飓风的声音，挟带着难以想象的威力。

中年道人看着黄金巨龙，说了一个字。那是单音节的一个字，发音极为怪异难懂，根本不像是人类的语言，然而却仿佛蕴藏着无穷的信息，古意盎然。

黄金巨龙听懂了，但它不同意。于是溪面上的雾剧烈地涌动起来。龙息到处喷吐，溪畔湿漉的草地与树林，瞬间变成燃烧的火场。

小道童背对着小溪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恐惧地低着头，闭着眼睛，把怀里的木盆抱得紧紧的。
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溪畔终于安静下来。

小道童鼓起勇气，回头望去，只见溪水清澈，溪两岸的火已经熄了，只有被烧焦的树木与烤裂的石头，在述说先前那场战斗的恐怖。

云雾深处传来一声龙啸。啸声里满是痛楚、不甘和怅悔，它在告诉整个世界五个大陆，自己先前的犹豫，带来了怎样沉痛的遗憾。

小道童吓了一跳，单手抱着木盆，从溪里一瘸一拐地爬上岸，走到那位中年道人的身边，怯怯地望向云雾深处。中年道人伸手掸熄肩头的火焰。小道童想起什么，有些困难地把木盆举起来。中年道人接过木盆，把盆里那个婴儿轻轻抱起，右手指尖隔着麻布，落在婴儿的身体上，下一刻，他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
“你的命……真的很不好。”他看着被麻布裹着的婴儿，怜悯地说道。

东土大陆的东方，有个叫西宁的小镇，小镇外有条小溪，溪畔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却没有僧人，只有一位中年道人带着两个徒儿在此修行悟道。

山是无名青山，庙是废弃佛庙，两个徒儿大的道号余人，小的叫陈长生。

西宁镇在周国境内。大周王朝自八百年前起立道教为国教，直至如今正統年间，国教一统天下，更是尊崇。按道理来说，师徒三人应该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，无奈西宁镇太过偏远，那座破庙更加偏远，平日里人烟罕见，所以只能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。

道人，自然要修道。当今世间修行法门无数，那中年道人所授的道法，与别的宗派道法截然不同，不讲究修行体悟，不理睬命星坐照，不关心神魂淬炼，只是一字记之曰：背。

余人自幼便开始背诵道门典籍，陈长生更是刚睁开眼睛就被迫对着那些泛



着黄的旧书发呆。他最开始认识的东西是满屋子的道经典籍，学会说话后就开始学认字，后来又背诵那些道经典籍上的文字。

诵而时习之，以至能够熟背如流，这便是破庙里两个小道童的生活。

清晨醒来，他们在背书；烈日炎炎，他们在背书；暮鼓声里，他们在背书。春暖花开，夏雷阵阵，秋风萧瑟，冬雪凄寒，他们在垄上，在溪畔，在树下，在梅边，捧着道经不停地读着，背着，不知时间之渐逝。

破庙里有整整一间屋堆满了道经书卷，余人七岁的时候曾经无聊数过，足足有三千卷。大道三千卷，一卷或数百字，或千余字，最短的神明经不过三百一十四字，最长的长生经却足足有两万余字，这便是他们都要背下的。师兄弟二人不停地背诵，只求记住，不求甚解。他们早就清楚，师父永远不会回答自己对道藏的任何疑问，只会说：“记住，自然就能明白。”

对于世间那些贪玩的启蒙孩童们来说，这样的生活实在是难以想象，好在青山荒僻，少见人烟，无外物萦怀，可以专心。两个小道童性情特异，竟也不觉得枯燥乏味，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背着，不知不觉便过了数年。

某一天，数年没有停止的读书声停止。两个孩子坐在山石上，肩并肩，一本书搭在两人膝盖上，看一眼书，又相互对视，都有些神情茫然。此时他们已经背到了最后一卷，却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，因为他们看不懂，这卷道典上的文字很陌生——准确来说是很怪。那些偏旁部首和笔画明明都认识，组合起来，却成了古怪的东西，怎么读？什么意思？

二人回到庙里，寻到中年道人。中年道人说道：“大道三千，你们看的是最后一卷，这卷一千六百零一字，相传其间隐着天道终义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完全领悟其中的意思，更何况你们？”

陈长生问道：“师父，您也不懂？”

中年道人摇头说道：“没有谁敢说自已真的懂，我也不能。”

师兄弟对视一眼，觉得有些遗憾，虽然还是小孩子，但把三千道藏背到今日，只差一卷未能竟全功，自然不会喜悦。但毕竟不是普通的小孩子，从懵懂时便与道经相伴，性情也有些清淡，二人准备转身离开。

便在这时，中年道人继续说道：“……但是我能读。”

自那日起，中年道人开始讲授道典最后一卷的读法，逐字传授读音。那些发音特别怪异，很简单的单音节，却要利用喉咙里的某块肌肉，对声带也有特



殊的要求，总之，不像是正常人类能发出的声音。

陈长生完全不明白，只是像小鸭子般，老老实实地按着师父教的发音模拟。余人却偶尔会想起很多年前在溪畔，师父对着那个恐怖生物说出的那个字。

余人和陈长生用了很长时间终于掌握了那一千六百零一个字的读音，却依然不解其意，问中年道人也得不到解答。直到此时，他们已经在这最后一卷上花了整整一年时间，然后他们开始像以前那样，捧着最后一卷继续诵读，直到能够背诵。

当他们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背道典的生活时，中年道人要求他们开始读第二遍，无奈的孩子被迫开始重复，或者正是因为重复，这一遍对道藏的诵读，他们反而觉得辛苦许多，甚至觉得有些苦不堪言。也正是到这时候，他们才开始生出不解，师父为什么要我们二人读这些道经？为什么不教自己修行？明明道经上面写过，道人应该修道，应该追求长生才是啊。

其时，余人十岁，陈长生六岁半，也正是在这年秋天，有白鹤破云而来，带来了远方故人的问候以及一封绢书。绢书上写着生辰八字，还有一份婚书以及信物——某位曾经被中年道人所救的达官贵人，想要践行当年的承诺。

中年道人看着婚书微笑不语，然后望向两个徒儿。余人摆手，指着自己那只不能视物的眼睛，微笑拒绝。陈长生神情惘然，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糊里糊涂地接过婚书，从此便有了一个未婚妻。

其后数年间，每逢年节时，那只白鹤便会破云应期而至，带来京都那位贵人的问候，还会捎带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礼物，送给陈长生。

陈长生渐渐明事，知道婚约意味着什么，每每在夜里，借着星光看着那封静静躺在抽屉里的婚书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想着那个听说与自己差不多大的未婚妻，有些宁静的喜悦，有些害羞，更多的是惘然。

平静的读书生涯，在陈长生十岁的时候，出现了一次意外。某夜，他第七十二次重新背诵完道藏最后一卷的一千六百零一字后，忽然觉得自己的意识飘离了身体，开始在青山里的树林中飘拂。他就此昏睡不起，身体开始散发出一种异香。

不是花香，不是叶香，也不是脂粉香。说淡，却在夜风吹拂下久久不散；说浓，飘入鼻端，却是那般的缥缈，不像是人间能够出现的香味，无法捉摸，极为诱人。

最先发现这一情况的是余人，闻着那种异香，他的神色变得极为严峻。



树叶遮蔽略显幽暗的青山里，有狮吼虎啸，有鹤舞蛟突，有本应夏夜才会出现的如雷蛙鸣。青山东方那片无人敢进的云雾深处，隐隐出现一道巨大的阴影，不知是何物。在无数生命贪婪敬畏目光的注视下，陈长生散发着异香，闭着眼睛沉睡，不知何时才会醒来。

余人在榻旁拼命地扇着风，想要把陈长生身上的香味扇走，因为那种香味让他口齿生津，让他生出一种很奇怪、很恐怖的念头，他必须扇风，把这个念头扇走。

中年道人不知何时来到了厢房，他站在榻畔，看着紧闭双眼的陈长生，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才懂的话：“因又在何处呢？”

一夜时间过去。

晨光洒落青山的那瞬间，陈长生身上的异香骤然敛没，再也闻不到丝毫，他回复了从前的模样。青山里的万千奇兽还有云后那个恐怖的身影，也不知何时离去了。

余人看着沉睡中的师弟，终于不再惊慌，嘘了口气，想要擦掉额头上的冷汗，才发现肩膀因为拼命地摇了一夜的扇，而痛得无法动作。

陈长生睁开眼睛，醒了过来。虽然沉睡一夜，但他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看着神情痛苦的师兄，问道：“师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”

中年道人看着他，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，说道：“你有病。”

按照中年道人的说法，陈长生的病是因为先天体虚，身体里的九段经脉不能相连，昨夜的异香，便是神魂无法中继循环，只能被迫随着汗排出。那些汗水里面是人不可或缺的神魂精华，自然带着一种异香，这是一种怪病。

“那……您能治吗？”

“不能，没有人能。”

“不能治的病……那是命吧？”

“是的，那就是你的命。”

自十岁生辰之后，那只白鹤再也没有来过青山，京都那边断了消息，婚书的另一边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。陈长生偶尔站在溪畔，看着西方，会想起这件事情。

当然，他想得更多的事情，还是自己的病，或者说命……他没有变得虚弱，



除了有些容易犯困之外，看上去极为健康，根本不像个早夭之人，他甚至开始怀疑师父的判断。可如果师父的判断是正确的，那怎么办？陈长生决定离开破庙，去看看繁华的人世间，他要去看看传说中的天书陵，还要去把那门婚事退掉。

“师父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去京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想活着。”

“我说过，那不是病，是命。”

“我想改命。”

“八百年来，只有三个人改命成功。”

“那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不是，但我也想试试。”

京都，陈长生总是要去的，无论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，他总是要去的。不止是因为他要改命，也因为婚书的另一边在京都。

他收拾行李，接过余人师兄递过来的那把小剑，转身离开。

十四岁的少年道士，下山。



目录

第一章——001

大陆强者无数，但天才总自少年始。

第二章——139

来自偏远西宁的普通少年，面对京都里的高门大阀甚至皇官里的大人物，他已经做出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应付……

第三章——229

这是三千世界里最高贵的生命，这是天地间至寒的存在，拥有着难以言喻的威势。

第四章——299

百花巷里一片安静，只有雨水落在青石板上的声音。

第五章——425

黑龙的龙须轻轻飘落，显得有些无奈，它发出了一个声音——那是它要教陈长生的第二个字。

第一章



大陆强者无数，

但天才总自少年始。

1·我改主意了

“那少年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很沉稳，坐了半个时辰，姿势都没变过。只在最开始的时候喝了一口茶，应该是出于礼貌，其后便没有再喝过……事实上，那第一口茶他也只沾了沾唇，不像是拘谨，更像是谨慎，心思缜密，戒备心很强，甚至隐有敌意。”

“看来是个聪明人，至少有些小聪明……多大了？”

“十四岁。”

“我记得应该也是这般大。”

“只是神情太沉稳，看着总觉着年纪要更大些。”

“就是个普通人？”

“是的。气息寻常，明显连洗髓都没有经历，虽说看不出潜质，但已经十四岁，就算重新开始修道，也没有太好的前途。”

“就算有前途，难道还能和长生宗掌门弟子相提并论？”

“夫人，难道那婚约是真的？”

“信物是真的，婚约自然也是真的。”

“老太爷当年怎么会……给小姐订下这么一门亲事？”

“如果老太爷还没死，或者你能问出答案……开门，我去见见他。”

伴着一道吱呀声，房门缓缓开启。清丽的阳光，从院外洒进室内，照亮了所有角落，照亮了夫人明媚的容颜和她手里紧紧握着的半块玉佩。先前与她对话的那位老嬷嬷站在角落里，浑身被阴影遮掩，如果不仔细去看，甚至很难发现。

夫人在老嬷嬷的搀扶下，向室外走去，如风拂弱柳一般缓步前行，头发插着的名贵金簪和身上的环佩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显得有些诡异。



庭院里树影斑驳，草坪间有十余株数人合围才能抱住的大树，石径两侧没有任何仆役婢女的身影，远处隐隐可以看到很多人跪着，静寂的气氛里充满了肃杀，就像那些直挺挺向着天空的树木，又像是花厅里四处陈列着的寒冷兵器。

这座府邸的主人，是大周王朝战功赫赫的东御神将徐世绩。神将大人治府如治军，府里向来严肃安静，因为今天发生的那件事情，所有婢役都被赶到了偏园，此间的气氛自然更加压抑，那些院墙外吹来的春风，仿佛被冻凝一般。

徐夫人穿过庭院，来到偏厅前，停下脚步，望向厅里那名少年，双眉微挑。

那少年穿着件洗到发白的旧道衣，容颜稚嫩，眉眼端正，眼眸明亮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，仿佛能够看到很多事物里隐着的真相，就像镜子一般。

少年的脚边搁着行李，行李看着很普通，但被整理得极有条理，而且完全看不到旅途上的风尘，行李上面系着的那个笠帽，都被擦得干干净净。

令徐夫人挑眉的不是这些，而是桌上的茶已经没有一丝热气，这名少年却依然神情平静，看不到丝毫厌烦的情绪，有着这个年龄难有的平静与耐心。

这是一个很难打交道的人。这种人往往也很骄傲。

进入神将府后，与那名嬷嬷说了几句话，便再没有人理会过自己。在偏厅里坐了半个时辰，自然难免觉得有些无聊，但陈长生自幼便习惯了冷清，也不觉得如何难熬。

他一面默默背着《华庭经》第六卷经注篇的内容打发时间，一面等着对方赶紧来个人，他好把婚书退给对方，把这件事情解决后，他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。

案上的茶他确实只喝了一口，就沾了沾微干的嘴唇，却不似那位嬷嬷猜想的那般谨慎或者说是戒备，而是他觉得在别人家做客，万一茶水喝多了想入厕，显得有些不礼貌。而且神将府里用的茶碗虽然都是极名贵的汝窑瓷器，他还是不习惯用别人的物器喝水。在这方面，他有些洁癖。

他站起身来，向那位衣着华丽的夫人行晚辈礼，猜到对方大概便是神将府的徐夫人，心想终于可以把这件事情解决了，便将手伸进怀里，准备把婚书拿出来。

徐夫人伸手示意不急，在主位上款款坐下，接过管事妇人端上来的茶，看着他神情平静地说道：“天书陵还没有逛过吧？奈何桥呢？或者去离宫看看常



春藤，风景也是极好的。”

陈长生心想这便是寒暄了，他本觉得没有寒暄的必要，但既然是长辈发话，自然不能缺了礼数，就简短而恭敬应道：“还未曾，过些日子便去看。”

徐夫人端着碗盖的手停在半空，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一到京都，便先来了将军府？”

陈长生老实应道：“不敢有所耽搁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夫人抬起头来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心想从穷乡僻壤来的破落少年，居然不被京都盛景所吸引，直接来到府上谈婚事，心思如此热切，实在可笑。

陈长生不明白“原来如此”四字何解，站起身来，再次把手伸进怀里，准备取出婚书交还给对方。

然而他的动作，再次引起了误会，夫人看着他，神情变得更加冷漠，说道：“我不会同意这门婚事，就算你取出婚书，也没有意义。”

陈长生没有预想到会听到这句话，一时间怔住了。

“老太爷多年前被你师父所救，然后定下了这门婚事……这似乎是一段佳话？”徐夫人看着他，神情冷漠地说道，“……但实际上那是戏文里才能有的佳话，不可能在现实的世界里发生，除了那些痴呆文妇，谁会相信？”

陈长生想要解释，说自己的来意是想退婚，然而听着这段居高临下的话，看着徐夫人眉眼间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情，却发现很难开口——此时他的手还在怀里，已经触着微硬的纸张边缘，一张纸上以太宰亲笔写的婚书，另一张纸上写着某位小姑娘的生辰八字。

“老太爷四年前仙逝，这门亲事便不再存在。”徐夫人看着身前的少年，继续说道，“我知道你是聪明人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像聪明人一样地谈话。你现在要考虑的事情不是继续这场亲事，而是要仔细考虑一下，能够获得怎样的补偿。你觉得我这个提议如何？”

婚书仍然放在怀里，陈长生将手垂至腰畔，问道：“我能问问为什么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这不是聪明人应该会问的问题。”徐夫人看着他面无表情地说道，“因为你老师医术不错，但依然只是个普通的道人，而我这里是神将府；因为你是一个只穿得起旧道衣的穷苦少年，而我女儿是神将府的小姐；因为你是个普通人，而神将府就不应该是普通人能够进来的地方。我的解释够不够清楚？”

